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芙蓉屏記

至正辛卯，真州有崔生名英者，家極富。以父蔭，補浙江溫州永嘉尉，攜妻王氏赴任。道經蘇州之山，泊舟少憩，買紙錢牲酒，賽於神廟。既畢，與妻小飲舟中。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，遽起惡念。是夜，沉英水中，並婢僕殺之，謂王氏曰：「爾知所以不死者乎？我次子尚未有室，今與人撐船往杭州，一兩月歸來，與汝成親，汝即吾家人，第安心無恐。」言訖，席捲其所有，而以新婦呼王氏。王氏佯應之，勉為經理，曲盡慇懃。舟人私喜得婦，漸稔熟，不復防閒。將月餘，值中秋節，舟人盛設酒餚，雄飲痛醉。王氏伺其睡熟，輕身上岸，行二三里，忽迷路，四面皆水鄉，惟蘆葦菰蒲，一望無際；且生自良家，雙鬢纖細，不任跋涉之苦，又恐追尋至，於是盡力狂奔。久之，東方漸白，遙望林中有屋宇，急往投之。至則門猶未啟，鍾梵之聲隱然。小頃開關，乃一尼院。王氏徑入，院主問所以來故，王氏未敢以實對，給之曰：「妾真州人，阿舅宦游江浙，挈家偕行，抵任而良人歿矣。孀居數年，舅以嫁永嘉崔尉為次妻，正室悍戾難事，極辱萬端。近者解官，舟次於此，因中秋賞月，命妾取金杯酌酒，不料失手墜於江，必欲置之死地，遂逃生至此。」尼曰：「娘子既不敢歸舟，家鄉又遠，欲別求匹配，卒乏良媒，孤苦一身，將何所托？」王惟涕泣而已。尼又曰：「老身有一言相勸，未審尊意如何？」王曰：「若吾師有以見處，即死無憾！」尼曰：「此間僻在荒濱，人跡不到，茭葑之與鄰，鷗鷺之與友，幸得一二同袍，皆五十以上，侍者數人，又皆淳謹。娘子雖年芳貌美，奈命蹇時乖，盍若舍愛離癡，悟身為幻，被縊削髮，就此出家，禪榻佛燈，晨餐暮粥，聊隨緣以度歲月，豈不勝於為人寵妾，受今世之苦惱，而結來世之仇讎乎？」王拜謝曰：「是所志也。」遂落髮於佛前，立法名慧圓。王讀書識字，寫染俱通，不期月間，悉究內典，大為院主所禮待，凡事之巨細，非王主張，莫敢輒自行者。而復寬和柔善，人皆愛之。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百餘拜，密訴心曲，雖隆寒盛暑弗替。既罷，即身居奧室，人罕見其面。歲餘，忽有人至院隨喜，留齋而去。明日，持畫芙蓉一軸來施，老尼張於素屏。王過見之，識為英筆，因詢所自。院主曰：「近日檀越佈施。」王問：「檀越何姓名？今住甚處？以何為生？」曰：「同縣顧阿秀，兄弟以操舟為業，年來如意，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，未知誠然否？」王又問：「亦嘗往來此中乎？」曰：「少到耳。」即默識之。乃援筆題於屏上曰：少日風流張敞筆，寫生不數黃筌。芙蓉畫出最鮮妍，豈知妖豔色，翻抱死生冤！粉淒淒涼疑幻質，只今流落誰憐！素屏寂寞伴枯禪。今生緣已斷，願結再生緣。

其詞蓋《臨江仙》也。尼皆不曉其所謂。

一日，忽在城有郭慶春者，以他事至院，見畫與題，悅其精緻，買歸為清玩。適御史大夫高公納麟退居姑蘇，多募書畫，慶春以屏獻之，公置於內館，而未暇問其詳。偶外間忽有人賣草書四幅，公取觀之，字格類懷素而清勁不俗。公問：「誰寫？」其人對：「是某學書。」公視其貌，非庸碌者，即詢其鄉里姓名，則蹙眉對曰：「英姓崔，字俊巨，世居真州，以父蔭補永嘉尉，挈累赴官，不自慎重，為舟人所圖，沉英水中，家財妻妾，不復顧矣。幸幼時習水，潛泅波間，度既遠，遂登岸投民家，而舉體沾濕，了無一錢在身。賴主翁善良，易以裳衣，待以酒食，贈以盤纏，謫之曰：『既遭寇劫，理合聞官，不敢奉留，恐相連累。』英遂問路出城，陳告於平江路，今聽候一年，杳無音耗，惟賣字以度日，非敢調善書也。不意惡札，上徹鈞覽。」公聞其語，深憫之，曰：「子既如斯，付之無奈！且留我西塾，訓誨孫寫字，不亦可乎？」英幸甚。公延入內館，與飲。英忽見屏間芙蓉，泫然垂淚。公怪問之。曰：「此舟中失物之一，英手筆也。何得在此？」又誦其詞，復曰：「英妻所作。」公曰：「何以辨識？」曰：「識其字畫。且其詞意有在，真拙婦所作無疑。」公曰：「若然，當為子任捕盜之責。子姑秘之。」乃館英於門下。

明日，密召慶春問之。慶春云：「買自尼院。」公即使宛轉詰尼：「得於何人？誰所題詠？」數日報云：「同縣顧阿秀舍，院尼慧圓題。」公遣人說院主曰：「夫人喜誦佛經，無人作伴，聞慧圓了悟，今禮為師，願勿卻也。」院主不許。而慧圓聞之，深願一出，或者可以借此復仇，尼不能拒。公命昇至，使夫人與之同寢處，暇日，問其家世之詳。王飲泣，以實告，且白題芙蓉事，曰：「盜不遠矣，惟夫人轉以告公，脫得罪人，洗刷前恥，以下報夫君，則公之賜大矣！」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。夫人以語公，且云其讀書貞淑，決非小家女。公知為英妻無疑，囑夫人善視之，略不與英言。公廉得顧居址出沒之跡，然未敢輕動。惟使夫人陰勸王蓄髮返初服。

又半年，進士薛理溥化為監察御史，按郡。溥化，高公舊日屬吏，知其敏手也。具語溥化，掩捕之，敕牒及家財尚在，惟不見王氏下落。窮訊之，則曰：「誠欲留以配次男，不復防備，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，莫知所往矣。」溥化遂置之於極典，而以原贓給英。英將辭公赴任，公曰：「待與足下作媒，娶而後去，非晚也。」英謝曰：「糟糠之妻，同貧賤久矣。今不幸流落他方，存亡不卜，且單身到彼，遲以歲月，萬一天地垂憐，若其尚在，或冀伉儷之重諧耳。感公恩德，乃死不忘，別娶之言，非所願也。」公淒然曰：「足下高誼如此，天必有以相佑，吾安敢苦逼。但容奉錢，然後起程。」翌日，開宴，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。公舉杯告眾曰：「老夫今日為崔縣尉了今生緣。」客莫喻。公使呼慧圓出，則英故妻也。夫婦相持大慟，不意復得相見於此。公備道其始末，且出芙蓉屏示客，方知公所示「了今生緣」，乃英妻詞中句，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。滿座為之掩泣，歎公之盛德為不可及。公贈英奴婢各一，贊遣就道。英任滿，重過吳門，而公薨矣。夫婦號哭，如喪其親，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後去。王氏因此長齋念觀音不輟。真之才士陸仲■，作畫芙蓉屏歌，以紀其事，因錄以警世云：

畫芙蓉，妾忍題屏風！屏間血淚如花紅，敗葉枯梢兩蕭索，斷縑遺墨俱零落。去水奔流隔死生，孤身隻影成飄泊。成飄泊，殘骸向誰托？泉下遊魂竟不歸，圖中豔姿渾似昨。渾似昨，妾心傷，那禁秋雨復秋霜！寧肯江湖逐舟子，甘從寶地禮醫王。醫王本慈憫，慈憫憐群品，逝魄願提撕，斃瘵賴將引。芙蓉顏色嬌，夫婿手親描，花萎因折蒂，乾死為傷苗。蕊於心尚苦，根朽恨難消。但道章台泣韓，豈斯甲帳遇文簫。芙蓉良有意，芙蓉不可棄。幸得寶月再團圓，相並相愛莫相捐。誰能聽我芙蓉篇？人間夫婦休反目，看比芙蓉真可憐。